



铁流

绥拉菲摩维支著

铁 流

✓ (苏) 绥拉菲摩维支著

曹靖华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七三年·北京

А. СЕРАФИМОВИЧ
ЖЕЛЕЗНЫЙ ПОТОК

ГОСЛИТИЗДАТ, МОСКВА, 1952.

封面木刻：伍必端

铁 流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字数147,000 开本850×1168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6 $\frac{9}{16}$ 插页4

1951年4月北京第1版 1957年10月北京第2版

1973年9月北京第3版 1973年9月北京第11次印刷

书号10019·2 定价0.54元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发行

出版说明

《铁流》是苏联革命作家绥拉菲摩维支(1863—1949)在十月革命后创作的优秀作品，描写苏联国内革命战争初期塔曼的劳动人民英勇的革命斗争。

塔曼在高加索西部，是黑海和亚速海之间的一个半岛。这一带土地肥沃，十月革命前却落在当地哥萨克豪绅手中。当年为穷困所迫，从俄国各地逃到这里谋生的饥民，被称为“外乡人”，受尽豪绅的压榨和凌辱。十月革命爆发了，“外乡人”在苏维埃政权下翻了身。可是反革命白军很快打来，红军撤退了。一部分没来得及撤退的红军家属和拥护革命政权的劳动人民，遭到反革命分子的残酷的大屠杀。这些英勇不屈的革命群众武装起来，从反革命屠刀下冲出，追赶撤退的红军主力。他们沿途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，打败了反革命顽敌，攻下了敌军盘据的城镇，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红军和苏维埃政权。在行军开始时，这些几乎是“赤手空拳”的群众非常缺乏战争经验，经过激烈的阶级斗争的考验，到行军结束时，不但提高了革命觉悟，而且已经锻炼成为一个具有严格纪律的战斗集体。小说《铁流》以这一英勇斗争为题材，反映了苏联国内战争时期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生死搏斗，表现了劳动人民和革命的血肉关系，显示了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。

《铁流》原作在二十年代中期发表，三十年代初期介绍到我

国。当时鲁迅先生亲手校阅并出版了此书中译本，赞扬这部作品表现了“铁的人物和血的战斗”。这次重版前，译者重新校订了全部译文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

1973年6月

且十第(9401—9402)支第... 铁的人物和血的战斗... 译者... 人民文学出版社... 1973年6月... 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www.ertongbc.com

序中译本《铁流》

绥拉菲摩维支

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政权是属于地主、富农和资产阶级的。地主、富农和资产阶级，都享尽了富贵尊荣。工人和农民的生活艰苦万分、不堪忍受，他们永远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。孩子们夭折了。疾病象刈草似的把人消灭了。富人利用可以发财的战争，把千千万万的工农都赶到战场上送命。

工人和农民的眼睛都慢慢睁开了。他们开始明白富人是靠他们的血和汗过活的，而他们替富人受苦、死亡。于是工人和农民就起义了。

但是，富人们轻而易举就把起义镇压下去了，因为工农不会组织起义，不会广泛地联合群众去对付富人。

只有列宁同志出来创立了共产党以后，这个党才能把工人和贫农组织到伟大的革命队伍里。工人和农民从地主和资产阶级手里夺取了政权，从富人手里把工厂、土地、房屋、作坊、矿井，——把一切财富都夺过来，组织了工农政权。工人和农民才有可能起来建设社会主义社会；对于一切劳动者说来，在这样社会里生活是最美满不过了。

可是富人们是不甘心投降的。他们利用白党军官和富农编制军队，用武力把工农赶到军队里去当兵，于是就同新政权开始了残酷的血战。帝国主义者都帮助他们，英、法、德、美、意和

其他各国的资产阶级和地主都帮助他们，供给他们武器、军需品、军队。

战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，有时苏维埃被迫失败了，有时武器和服装很不好的、常常忍饥受饿的革命的苏维埃军队，打败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军队。最后苏维埃军队彻底战胜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军队和外国武装干涉者。地主、资产阶级、白党将军、军官，都逃亡到外国去了。俄国各民族的劳动者，开始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。

《铁流》——就是这种战争的画面中的一幅。褴褛的、赤足的、饥饿的、差不多连子弹都没有的、带着女人、孩子、老人的革命军队，从敌人的重围里冲出来。

不幸的不但是他们的武器装备不好，而且是他们在开始时，没有十分严格的纪律，没有完善的组织，没有充分了解自己的情况。

可是，当他们经过了异常的艰险，经过了残酷的斗争以后，从他们里边锻炼出了惊人的组织力和纪律性，他们深刻地了解到只有用不屈不挠的斗争，才能从死的重围里逃出来，才能获得未来的美好生活。他们于是击败了敌人，同苏维埃的主力军汇合到一起了。

这支红军的经历，也会在其他地主资产阶级国家里发生，——工人和农民将粉碎、消灭自己的血淋淋的凶残的敌人，建设起新社会，在这新社会里没有富人，没有穷人，在那里全部政权以及劳动者所创造的一切，都属于劳动者。

1933, 4, 19, 莫斯科。

1

哥萨克村镇的花园、街道、房屋、篱笆，都沉没到望不到边的、暑热的尘雾里，闷得喘不过气来，只有那塔形的白杨的尖顶，高高地窥视着。

说话声、喧闹声、犬吠声、马嘶声、铁器声、孩子的哭声、难听的谩骂声、女人的呼应声，以及含着醉意的手风琴声伴着的放荡的沙哑的歌声，各种的声音，从四面八方传来。就象一个空前巨大的没王的蜂巢，张惶失措地发着嘈杂、沉痛的声音。

这无边无际的热烘烘的一团混乱，吞没了草原，一直到那土岗上的风磨跟前，——就在那里也是一片经久不息的千万人的喊声。

一条冰凉的山水，从村外流过。那山水泡沫飞溅，奔腾喧嚣。暑热的尘雾遮不住的只有这奔腾喧嚣的河水声。河那边远远的高大的蓝山，把半个天都遮住了。

号称褐色草原的强盗的老鹰，在暑热的闪闪发光的青空，惊奇地飞翔着，聆听着，转动着勾嘴，一点也摸不清，——还没有过这样的情况呢。

也许这是庙会吧。可是为什么到处都不见帐棚，没有商人，也没有乱堆的货物呢？

也许这是移民的宿营吧。可是哪来的这些大炮、弹药箱、两轮车和架着的步枪呢？

也许这是部队吧。可是为什么到处有孩子哭；步枪上晒着尿布；大炮上吊着摇篮；青年妇女喂着孩子吃奶；牛和拉炮车的马一块吃干草；晒黑了的女人们和姑娘们，把锅放在烧着干牛粪的冒烟的火上煮小米饭呢？

一片混乱、莫名其妙、漫天灰尘、乱七八糟；叫嚣、喧闹、异常嘈杂的声音，都混杂在一起。

只有哥萨克女人、老婆婆和孩子们留在村镇里。哥萨克男人都忽然消失了，连一个也不见了。哥萨克女人在屋里隔着窗子，望着这大街小巷都笼罩在尘雾中的一片混乱，说：

“迟早要把你们的眼睛都挖掉呢！……”

2

在这一片乱轰轰的牛叫、鸡鸣和说话声里，忽而听到一阵伤风的嘶哑的声音，忽而又传来一阵雄壮的草原上的嘹亮嗓音：

“同志们，开露天大会去！……”

“开会去！……”

“喂，集合吧，弟兄们！……”

“到大山跟前去！”

“到风磨跟前去！”

灼热的灰尘，随着逐渐凉爽下来的太阳，慢慢落下去，白杨的塔形的高大的尖顶，整个儿都露出来了。

眼睛所能看到的地方，花园都露出来了，农舍都发着白色。所有大街小巷，花园里里外外，从村这边到村那边，一直到草原的土岗上，到那向四面伸着蹊状长指的风磨跟前，到处都挤满了

运货马车、大车、两轮车、马和牛。

风磨周围，人海随着越来越喧闹的声音，也扩大起来，青铜色的人脸，好象斑点一样，消失在无边的海里。白胡子老头、面容憔悴的女人、姑娘们的快活的眼睛；孩子们在腿下乱钻着；狗在急促地喘着气、抽动着伸出的舌头，——这一切都沉没在庞大的、淹没一切的战士群里。有些戴着长毛的英武的高筒帽，有些戴着肮脏的军帽，有些戴着帽缘下垂的山民的毡帽。有的穿着破烂的军便服，有的穿着褪色的印花布衬衣，有的穿着契尔克斯装^①，有些光着上身，在那青铜色的肌肉发达的身上，十字交叉地背着机枪子弹带。头顶上是一片凌乱的枪刺。黑魆魆的旧风磨，惊奇地凝视着：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情况呢。

团长、营长、连长、参谋长都聚集到土岗上的风磨跟前。这些团长、营长、连长都是些什么人呢？有的是沙皇时代的士兵提升成军官的，有的是从各城镇来的理发匠、箍桶匠、细木匠、渔民和水手。这些都是他们在自己的街道上、自己的村镇里、自己的庄子里、自己的村子里组织起来的红军小队的队长。也有些是来投靠革命的旧军官。

长胡子、宽肩膀的大个子团长沃洛比岳夫，爬到一端有轮子的横梁上，横梁在他脚下吱吱乱响，他用宏亮的声音，对群众喊道：

“同志们！”

在这千千万万的青铜色的面庞前边，在这万目睽睽的群众面前，他和他的声音显得多么渺小啊。其余的指挥员统统都聚在他跟前。

① 契尔克斯装是高加索山民和哥萨克穿的一种束腰无领的长袍或长褂。

“同志们！……”

“滚你的去！……”

“打倒！……”

“滚你妈的去！……”

“不要……”

“官长，你妈的！……”

“难道他没有戴过肩章^①吗？！”

“不过他早把这些都撕掉了……”

“你干吗乱嚷呢？……”

“揍他，他妈的！”

无边的人海掀起了森林一般的人手。难道能辨清谁在喊叫什么吗？

风磨跟前站着一个小矮个的、整个身子活象用铅捶成的、有一副咬紧的方形颞的人。一双小小的灰眼睛，好象两把锥子一样，在又短又齐的眉毛下边闪闪发光，无论什么也逃不过这一双眼睛。他的短短的身影，投到地上——周围的人脚踏着他的头影。

长胡子的人从横梁上疲劳地大声喊着：

“等一等，都听着吧！……应当把情况讨论讨论……”

“滚你妈的去！”

喧闹、谩骂，把他的孤零零的声音都淹没了。

在一片手海中、声海中，举起了一只枯瘦的女人的手。这是一只细长的、受尽风吹日晒以及劳苦和灾难折磨的手。她用那受尽折磨的声音喊起来：

^① 沙皇军官均戴有金边肩章，所以说某人戴过肩章，即指当过白党军官的意思。

“我们不听，别瞎叫吧，你这死畜牲……啊——啊！我的一头母牛，两对公牛，一所房子和一把火壶^①——这些都到哪去了？”

人群里又掀起了一阵愤怒的风暴，——谁都不听，都只管喊自己的。

“要是收了庄稼，我现在带着粮食逃也好。”

“都说应当逃到罗斯托夫去。”

“为什么不发给军便服？不发裹腿，也不发靴子呢？”

横梁上的声音说：

“那么，你们为什么要跟来呢，要是……”

群众发起火来：

“都是你干的好事。都是你把事情弄糟了，你这混蛋，你把我们骗了！我们大家都坐在家，都有家业，可是现在都好像丧家狗一样，要在草原上流浪了。”

“我们知道，是你把我们带来的，”一个战士的声音大叫着，乌黑的枪刺乱摆起来。

“我们现在到哪去呢？！”

“到叶卡德琳诺达尔^②去。”

“那里有沙皇士官生呢。”

“没处去……”

那个站在风磨跟前的有一副铁颚的人，用锐利得好像锥子一样的灰眼睛望着。

于是一阵不可收拾的吼声，从群众上面掠过：

“出卖了！”

① 火壶或译作茶炊。

② 现名克拉斯诺达尔。

这声音到处都能听见，那些在马车、摇篮、马匹、营火、弹药箱跟前听不见讲话的人，也都这样猜着了。一阵惊厥从群众身上掠过，都闷得上不来气了。一声歇斯底里的女人的声音，大声叫起来，可是叫喊的却不是女人，而是一个小兵。他有一只勾鼻子，光着上半身，穿一双不合脚的大皮靴。

“好象卖死牲口一样，把咱们的弟兄出卖了！……”

一个比人群高一头的美男子，长着刚生出来的黑髭胡，戴着海军帽，两根飘带在晒得黑红的长脖子上飘动。他不作声地用两肘推着，从人群里往风磨跟前挤。他恶狠狠地握紧闪闪发光的步枪，目不转睛地盯着一群军官，往前乱挤。

“啊……算了吧！”

那个铁颚的人，把牙关咬得更紧了。他心烦意乱地对那咆哮的人海环顾了一下：那尽是一些大喊大叫的黑黢黢的嘴、黑红的脸和眉下恶狠狠地冒着火星的眼睛。

“我的老婆在哪里？……”

那个戴海军帽的人，飘带在迎风飘动，眼看已经不远了，他依然握紧步枪，仿佛怕失掉了目标似的，眼睛盯着。他依旧在那叫嚣和喊声里，在拥挤不动的人群里乱挤。

那个紧咬牙关的人特别觉得难过：他曾当过机枪手，同他们肩并肩地在土耳其战线打过仗。血海……九死一生……最后这几个月一同打过沙皇军官团、哥萨克和白党将军们：转战在叶斯克、杰木留克、塔曼、库班的各村镇……

他张开口，用低沉而坚定的声音说起来，可是在这片喧嚣里，却到处都能听见他的话：

“同志们，你们都晓得我。咱们一起流过血。你们自己推选我当指挥员。可是现在要是都这样干，那咱们就都要完蛋了。哥

萨克和沙皇军官团从四面打来了。连一点工夫也不能耽误了。”

他这满嘴乌克兰口音，才赢得了人们的好感。

“可是难道你没有戴过肩章吗？！”光着上半身的小兵，用刺耳的尖声叫起来。

“难道是我去找肩章戴吗？你们自己知道，我在前方打仗，把当官的勒死。难道我不是你们的人吗？难道我不是同大家一样，好象牛一样干活，受尽艰难困苦吗？……不是同你们在一起犁过地，种过地吗？……”

“对，对，”乱轰轰的人声说，“是咱们的人！”

穿海军服的高个子，终于从人丛中挤出来，两步跑到跟前，依然不作声地望着，用全力把枪刺一挥，枪托把后边的人撞了一下。有一副铁颚的人，一点也没躲闪，只有那好象微笑似的一阵痉挛，刹那间从那黄得好象熟皮子似的脸上掠过去。

一个矮个子的、光身子的人，好象小公牛似的勾着头，从旁边用肩膀使劲在水手的肘子下边一撞。

“你干吗呢！”

这么一来，举起的枪刺，被推到一边，没有刺到咬紧牙关的人身上，却刺进一个站在旁边的青年营长的肚子上，刺刀一直插进刀颈跟前。那人大声出了一口气，好象蒸气喷出来似的，仰天倒下去了。那大高个子怒气冲冲地用力拔着刺穿到脊椎骨上的刀锋。

一个没胡子的、脸象姑娘似的连长，抓住风磨的轮翅，爬上去。轮翅吱吱响着转下来，他又落到地上。除了有一副方颚的人以外，其余的人都掏出手枪，——在那些难看的苍白的脸上，都流露出伤心的样子。

又有几个人疯狂地睁大眼睛，慌忙握紧步枪，从人丛中钻出

来，朝风磨跟前冲去。

“叫狗东西都死了吧！”

“揍他们！把他们搞绝种！……”

忽然间，一切都鸦雀无声了。所有的人头都转过来，所有的眼睛都朝一个方向望去。

一匹黑马，伸成一条线，肚皮几乎要挨着地，在草原上飞跑，一个人骑在马上，身穿红条子布衫，胸和头贴到马鬃上，两手垂在两旁。跑近了，越跑越近了……疯狂的马，看来是在拚全力飞跑。灰尘在后面飞扬。雪片似的白沫，喷到胸脯上。马的两肋汗淋淋的，象水洗过一样。骑马的人把头依旧贴到马鬃上，随着马跑的步子摇摆。

草原上又腾起一团黑色的烟尘。

人群里传出说话声：

“又一个飞跑来了！”

“瞧吧，跑得多快……”

一匹黑马跑过来，鼻子呼呼出着气，嘴里流着白沫，在人群前面即刻停住，后腿打了一个弯卧下去；穿红条子布衫的骑马的人，好象一条布袋似的，从马头上翻下去，闷腾腾地扑通一声落到地上，两手展开，很不自然地弯着头。

一些人扑到倒下去的人跟前，另一些人跑到放风的马跟前。马的黑肚子上染着又粘又红的血。

“这是鄂郝里木呀！”跑到跟前的人都叫着，小心地把僵冷了的尸体放好。肩膀和胸上的刀口，都血淋淋地张着，背上有凝结了的黑血斑。

可是在风磨那面，在马车中间，在大街小巷里，在整个人群里，掀起一阵难以消灭的惊慌：

“哥萨克把鄂郝里木砍死了！……”

“唉，真可怜！……”

“把哪个鄂郝里木砍死了？”

“呸！发昏了吗！不晓得吗！波洛夫村里的。就是山沟里有房子的那个。”

第二匹马跑来了。人脸、汗透了的小衫、手、光着的脚、裤子，满是血迹斑斑，是自己的血呢，还是别人的血？——眼睛瞪得圆圆的。他从摇摆不定的马背上跳下来，扑到躺着的人跟前，躺着的人脸上流着一种透明的蜡一般的黄汁，苍蝇在眼睛上爬来爬去。

“鄂郝里木！”

后来，他即刻扑到地上，把耳朵贴到流血的胸口上，即刻又站起来，立在他跟前，低着头说：

“儿子……我的儿子！……”

“死了，”周围的人用镇静的声音说。

那人又站了一会，就用那永远伤风的哑嗓子喊起来，这声音一直传到马车跟前的最边上的房子里：

“斯拉夫村、波达夫村、彼得罗村和史德布利耶夫村，都叛乱了。每个村的教堂前的广场上，即刻都竖起了绞架，只要一落到他们手里，就都会被绞死。白党来到史德布利耶夫村，用马刀砍、绞杀、枪毙，骑着马把人往库班河里赶。遇到外乡人，不管是老头子，还是老婆子，毫不留情地一齐杀光。他们以为我们全是布尔什维克。看瓜的老头子奥巴纳斯，就是他的房子对着亚杜荷的那个老头子……”

“我们知道！”轰然响起一阵简短的说话声。

“……他跪到他们脚下求情，——也把他绞死了。他们的武

器多极了。女人们、孩子们，白天夜里都在菜园里、花园里挖埋藏的步枪、机枪，把藏在干草垛里的装满炮弹和子弹的木箱，都搬出来，——这些都是从土耳其战线弄回来的，真是多得数不清。还有大炮呢。他们真是疯狂了。好象大火灾似的，全库班都燃烧起来。咱们的当兵的弟兄们，也被折磨得要命，把他们吊死在树上。有些部队单独向各地逃走，有的向叶卡德琳诺达尔，有的向海边，有的向罗斯托夫逃，可是统统都死在敌人的刀下了。”

他又低着头，在死者跟前站了一会。

在这空前的沉寂里，一切人的眼睛都望着他。

他踉跄了一下，伸手往空中抓了一把，后来抓住马辔头，就骑到那两肋仍然是汗淋淋的马上，鲜血模糊的马鼻子翻着，痉挛地、急促地喘着气。

“你到哪去？你发昏了吧？！柏洛！……”

“站住！……上哪去？！回来！……”

“拉住他！……”

马蹄声已经在草原上响开了。他挥着鞭子抽着马，马温顺地把湿脖子一伸，紧贴着两耳，就飞跑起来了。风磨斜长的影子，横穿过草原追着他。

“白白去送命。”

“他的家属都留在那边呢。瞧，儿子死在这里。”

有一副铁颚的人，重甸甸地张开嘴巴，慢吞吞地说：

“都看见了吗？”

群众都凄惨惨地答道：

“都不是瞎子。”

“都听见了吗？”